

吉客联盟创始人小史在一次创客活动中问到,四大金刚中的粢饭与大饼、油条、豆浆因形状命名不同,“粢”指什么,为啥用“粢饭”组词?为什么不叫“糯米”或“粳米”团,要用“粢饭团”命名?闻此问,你我对耳熟能详的“粢饭”名之由来还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。可见,海派孕育下的餐饮文化其早餐早点叫法也大有名堂。

《新华字典》解“粢”:古代总称谷类,也指供祭祀的谷物。查《古代汉语词典》,粢一指稷,粟米;二指稻饼。找《说文解字》:粢或从米。犹从食也。再翻寻一些资料:粢是把蒸熟米饭捣碎做成的饼状食品,糯米、粟米皆可成粢;长三角一带将粢称糍或糍饭,其他区域则有糍糕、糍饭、糍粑、糍团之称,亦有蒸饭之说。

从小晓得粢饭由糯米与粳米配比合蒸而成,如果“粢”泛指谷物,糯米与粳米两者和合可称“粢”的话,那么糯米或粳米与其他谷物相配为何又不叫“粢”?又如果因稷列百谷之首而称粢,也有点勉强。由此,上海滩的“粢饭”与“粢”从关联上找“出处”,可能有词义认知上的差异,食材组合上的差池,更有食用场合上的差别。看来,“粢饭”的由来及粢饭文化还真有思辨的空间,比如,有人误认粢饭团是“冷饭团”。

儿时,曾听过一个笑话。说乡下有一“懒人”在其父母“逼迫”下来上海找“机会”(现称被动就业或创业)。当时宁波轮船都是凌晨抵达十六铺码头,上岸后,懒人看到不少人捧着“冷饭头”在边跑边吃,有的向摆渡船“狂狂奔去,有的又从他身边“嗖嗖”跑过,吃相难看。他突然竟看到了开南货店的同族堂兄阿德哥也往嘴里塞冷饭头,立即大声叫喊。拥挤嘈杂人群中的阿德哥可能没听见,懒人则以为堂兄混“不出山”,又像老板,活脱就是个瘪三!你看,阿德哥咬口冷饭又捂在手中,听到喊叫,难为情地不敢抬头就逃走了……

上海粢饭,用一根油条,或芝麻白糖,或榨菜、酱菜,丝包裹当早餐,不用碗盏不用筷,边走边吃行动快,耐饥可口又实惠,男女老少满口夸,特别适合身强力壮或者重体力劳动者食用,手捧粢饭满街可见,实在是工业化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江南一带,制作糯米粉蒸肉、鸡鸭粳米饭等,在家里享用是平常事,只是大上海大马路上“捧冷饭”吃法,难怪“懒人”误解。

上海的主妇大多手巧能干,当年粢饭三分一,价廉便宜,但不少家庭都会蒸点粢饭丰富伙食,因为蒸菜饭,那糯米与荷叶之香的交融,特别是粢饭内可以加入菜菔、萝卜等“馅子”,哇,味道“不要太大”哩!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,当时我还在南京东路东海大厦上班,同办公室的小王用保温瓶带来她妈妈自蒸的粢饭团,里面有咸蛋黄、肉松丝,那鲜香、糯韧、可口味道,至今难忘。

在追寻弄堂早餐口味中,粢饭姓啥名谁其实并不重要,只是如今粢饭较之大饼油条豆浆的摊点少之又少,特别是吃一口“桶蒸竹篾”的粢饭有点难。这种供求的“不平衡”性,也成了创业创新的商机,吉客联盟或在探索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。当然,人们更多希望留住的是粢饭蒸制的技艺、持续喜食粢饭的缘由,以及粢饭味道中蕴藏的海派内涵。

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件事情:一个夏天的晚上,儿子在做作业。突然听得“啪”的一声,紧接着是儿子的骂语:“好你个鬼子,血债要用血来还!”然后儿子举起沾有蚊子血的两个手掌心给我们看。全家人好像“报仇雪恨”了似的大笑起来。小小蚊子,种类不少(已知的蚊科昆虫有3300多种,中国约有350种),蚊子发出的声音很小,然而这种嗡嗡声却非常烦人。也许南宋诗人陆游也特别烦这种声音,所以他在《春晚书怀》中有意放大蚊音曰:“暮近蚊雷先隐,雨前蚊正崔嵬。”意谓小声音多了也会成为轰雷大音,后人以“蚊雷”承用。

常见的蚊子有三属:按蚊、伊蚊和库蚊。蚊子属于害虫,因为它们会通过吸血而传播疾病,如疟疾(由按蚊传播)、登革热(由伊蚊传播)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疾病。不过吸血的只是雌蚊,雄蚊吸食花果的汁液。本来,雌蚊和雄蚊都可以通过吸食植物的汁液和花蜜而维持生命的,但这些食物中通常无蛋白质,没法满足雌蚊卵巢发育的营养需求,而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能促进雌蚊卵巢发育、卵子成熟和增加产卵量。雄蚊没有产卵的任务,口针已退化,不能刺入人的皮肤。

疟疾也称打摆子和冷热病,是一种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后引起的寄生虫病,能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4种:间日疟原虫、三日疟原虫、恶性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,通过按蚊吸血传播。在中国,传



姚周滑稽真幽默 (剪影) 李建国

春夏季,每每看到麻雀们在村落里吱吱时常想:世上还有比它数量更庞大的群体吗?出于好奇而百度,得知除了南北极、沙漠地带,其踪迹遍及各大洲,凡有人处则有麻雀,就像凡有井水处即咏柳词一般。所以对于人类,可能分不清许多鸟类,但不会不认识麻雀。除非你不食人间烟火。

麻雀的知名,绝不因其名贵,恰恰是普通。普通得没有漂亮羽毛,没有夜莺、燕子、八哥的歌喉。终其一生穿着灰不溜秋的外套,终日拉呱不完的家长里短。麻雀一定是有语言的,否则它们整天在唠嗑什么呢?也许这是它们的天性,一清早就在屋檐下、场角边、树梢上啾啾,直到天黑。

它们的家在哪里?每年春夏,是其最忙碌的时候。那是它们的繁殖季,要择偶,要找地方做窝。这时,麦子、油菜籽将登场,田野里虫蚁丰富,这是喂食雏鸟的上佳食料。其窝往往在现成的瓦楞下,或者在茅草屋的檐下啄出一个洞。它们不会在树枝间搭建巢,喜欢与人类比邻而居。它们也打斗,不是为抢夺窠巢就是为择偶交

配。但其争斗也君子,从不因之而头破血流。我想它们整天争攘、唠叨的应该就是这些鸟事。之后和好如初,于是一起觅食,玩耍取乐。若发现有一个觅食的去处,它们总会群起前往,少则几十只,多的成百上千。轻捷地掠过树梢、庄稼地,像大集体时出工的农民。它们风里雨里,永远这样。其实,你若细心观察,有时就会发现一只麻雀,落单在电线杆高处,或树梢上,啾啾个没完,或者一声不吭,像在想什么事儿。甚至老半天一直这样。如果说麻雀的群体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大家,那么,那只落单的麻雀,则是其中的诗人了。它的存在似乎在告诉这个群体:即便再普通、卑微,心中还应有诗与远方。尽管这诗与远方遥无期。

在人看来,麻雀是个乐天的群体,终日无忧无虑。不是觅食、繁衍后代就是在稻谷场上打虱谈天。其实,它们也有烦心事。从前,茅草屋、牧场到处都是,做窝不成问题。如今却没了,多的高楼大厦瓦楞没间隙,成年麻雀还能将就,晚宿树林。但繁殖季必须有窝。它们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,但依旧上无片瓦属于自己。也许是已习惯,也许是无可奈何,就不去想它了。最难熬的是

首次踏入滇藏线214国道,就被那群山雄浑的气势,峡谷巨大的落差,江水滚动的波涛,冰川与云雾的缠绕,森林与海子的并存所震撼。在滇藏分界的茫茫峻岭之中,掩藏着中国最著名的地质水文和独特的人文现象——峰独秀,三江并流。围绕这个地理现象形成的是一系列自然奇观和独特文化。

奢求是愚,奢想是妄。耽于奢求就是耽误人生,寄托奢想就是虚妄前程。

奢求过,奢想过,并非为过。奢求痴迷,奢想执著,不仅大过,更是大错。

别奢求什么,如果不想付诸一丝实实在在的追求。也别奢想什么,倘若连一点真心实意的投入都没有。

奢求无望,因为奢求属于无本之木,无源之水。奢想无着,因为奢想依附的是缥缈虚无的思想。

不要奢求,并非不要追求,踏踏实实地去践行,就是一种祛除了一步登天的奢想的追求。不要奢想,并非不要梦想,认真真地去谋划,就是一种脱离了高高远远奢求的梦想。

远离任何奢侈,奢侈是当下许多身心刻离,灵魂飘飞的肇始。奢求和奢想,则是奢侈在心灵埋下的种子。

大雪纷飞的冬季。鼠类早已囤积得满仓满钵的,穿着厚厚的裘皮大衣,在洞穴口欣赏雪景。而麻雀却没有隔宿的食粮,仅靠嗓子里的夜粮,维持不了两三天。于是它们一声不吭,忧伤地注视着茫茫原野,祈祷东方升起太阳。实在挺不住时,就铤而走险,却遭人类设下的陷阱、网罗。

那是冬天。但在其他季节也并不安全。由于没有窝而夜宿树林,在有月亮的夜晚,捕鸟人在月亮的方向撑开一张丝网,随后摇动树干。受到惊扰的麻雀们,在朝光明飞去的同时,却落入圈套。第二天,它们被抓皮、剖膛后晾在菜市上,袒露出血迹已凝固但发达的胸肌,不甘心地睁着空荡荡

的眼睛。此刻,它们的眼睛是否看到了诗与远方呢?有人自言自语:麻雀虽小,却五脏俱全。你看那颗心脏还在搏动呢!

但第二天太阳升起前,麻雀群又在村落里啾啾了。似乎昨晚什么也没发生。看来麻雀这个弱势的群体,有着一颗永远向着未来的心。否则它们怎么生存下去呢?

即便人类不公,甚至于残忍,但它们还是喜欢与人类作邻居。不即不离。

峰、五方佛峰与之相对,形成一组气势恢宏的冰峰群雕。

从冰川到2700米的森林之间,是无数的湖泊、海子,把南亚地块和高原板块整合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奇妙世界。所以这里又是探险家、摄影家、旅行家的终极目标。

这里有众多的少数民族,他们以不同的文化、习俗和宗教在河谷、深山、森林中生活,有着独特的宗教仪轨,过着鲜为人知的生活,当有人

一峰独秀 三江并流

谭平

试图登顶他们心中的神山时,他们群起而反对,并以宗教的方式制止这样的行为,直到成功。

从德钦县出来,开始翻越白马雪山,它是由藏滇滇后第二座大雪山,与西藏不同,海拔4290米却终年积雪,这是海洋型冰川的特点。我们行至半山腰时,天气突然放晴,梅里雪山的全景突然展现在眼前,我们庆幸幸福来得如此容易。

从4290米的白马雪山直下到谷底的2100米,是真正的长江第一湾,它离梅里雪山仅60公里,可谓

年轻时的奢求是一种迷茫,而奢想也必然不失狂妄。到了一定年纪,还依然奢求,这大约属于一种非常态,而奢想则一定注入了癫狂。

当可以容忍对金钱、对物质的奢求乃至奢想,却鄙视对爱情、对精神的奢求或奢想,这是人性的沦丧。

奢求和奢想都是欲念无节制的膨胀,是贪婪迫不及待的追索。这因为一时的自我麻痹而短暂的兴奋之至,终究是失望至极,痛苦久长。

一生若从启蒙始就不为奢求和奢想所耽误,就能从容面对人生,想自己所想,做自己所做。

有什么可担忧的?当你从无奢求,从无奢想,或者承受风雨历经沧桑再无奢求,再无奢想,心明如镜,心神淡定,行善归真,身近地气。风也难撼动,名利又有何意!

放下 詹超音

老和尚背了一女子过河,小和尚大惑不解,师傅平日里常告诫要戒行精严,今在个怎自己戒行了呢?实在忍不住,便向师傅提出了疑问。老和尚说,我背女子过了河即放下,人也早走远了,你怎么还放不下呢?

老子说,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;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。

老和尚不受世俗之见背了民女,看似不德,但为众生解除了困难,其实有德。小和尚是下德之人,处处以出家人不失德为前提,没明白不助人才无德。

现实生活中常有不迎合的时候,本属正常,不少人却无法放下,胡思乱想,认为这是他人不德,不报复一下不行。

老子说,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。自己迎不迎你本无可非议,也不问情由,胡乱猜疑,自己失道了,便拿德拿仁说事,如此,德、仁、义也丢光了,于是大喊大叫,无德则慌。

放不下,会上火,火越大则越难抑制。前不久,网传一个女子在高铁上骂人不住的视频,骂了邻座骂前座后座,谁骂骂谁,此人德已失尽,嘴里却喊着德,责骂他人无德。有德的人不会这样,无德才着急。这种人啥事都不会放下,放不下事的人是可笑的。

小时候的我,曾饲养过白头翁、乌鸫、斑鸠,但几次试养麻雀而不成。它们用坚硬的喙啄笼子,宁可饿死,也不食你喂的饲料。我由是而敬佩这卑微的小生命:我们可以与你们人类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,凭坚韧团结活出尊严。但不需要施舍,更不愿成为你们的玩物。

是我小时候见到的麻雀,它们未曾老死。即便在他乡遇见它们,也同样认为。它们因为乐天而永远不会老。然后又无端地想,如果我们的周围没有了麻雀和它们的唠叨,这世界该是怎样的寂寞呢?

七夕会

山水相依,双雄并存。从观景点上仰望,天空碧蓝如洗,白马雪山银装素裹,群山环抱。俯视深谷,一圆锥山耸立,两条玉带呈圆形环绕,一条是金沙江水,一条是通往四川德荣的公路,江水如丝带飘逸,车辆像蚂蚁爬行。

金沙江大回转过后的奔子栏镇是川藏滇的隘口要道,可分别通往西藏芒康、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德荣。沿214国道继续南下,一路风光,中甸有纳帕海纯净的湖水,依拉草原草垛子的剪影,草原民俗旅游野营地。过了中甸道路又深深下切,经虎跳峡、石鼓镇就来到丽江。傍晚,我们从海拔2400米的丽江再次深入下切到海拔1000米的金沙江谷底,经过几轮水电站的沉淀,江水已变得碧蓝,天黑尽,在永胜县住下。

永胜与华坪之间的大山深处,是典型的南亚热带低热河谷地区,我们看到,层层梯田旁边有着万亩香蕉、芒果园林,这是云南最大的芒果种植基地。此时阳光斜洒,田野里傈僳族人正在收割庄稼,人欢马叫,机器轰鸣,色块分明,好一幅边关春图。这一刻,成为我们穿越川藏滇线的收镜之作。

